

希拉克传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法
戴
尔／著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希拉克

严锴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宋长琨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87-1629-7

I. 20… II. 宋… III. 军政人物—列传—世界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903 号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希拉克传

主 编: 宋长琨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32 开

印 张: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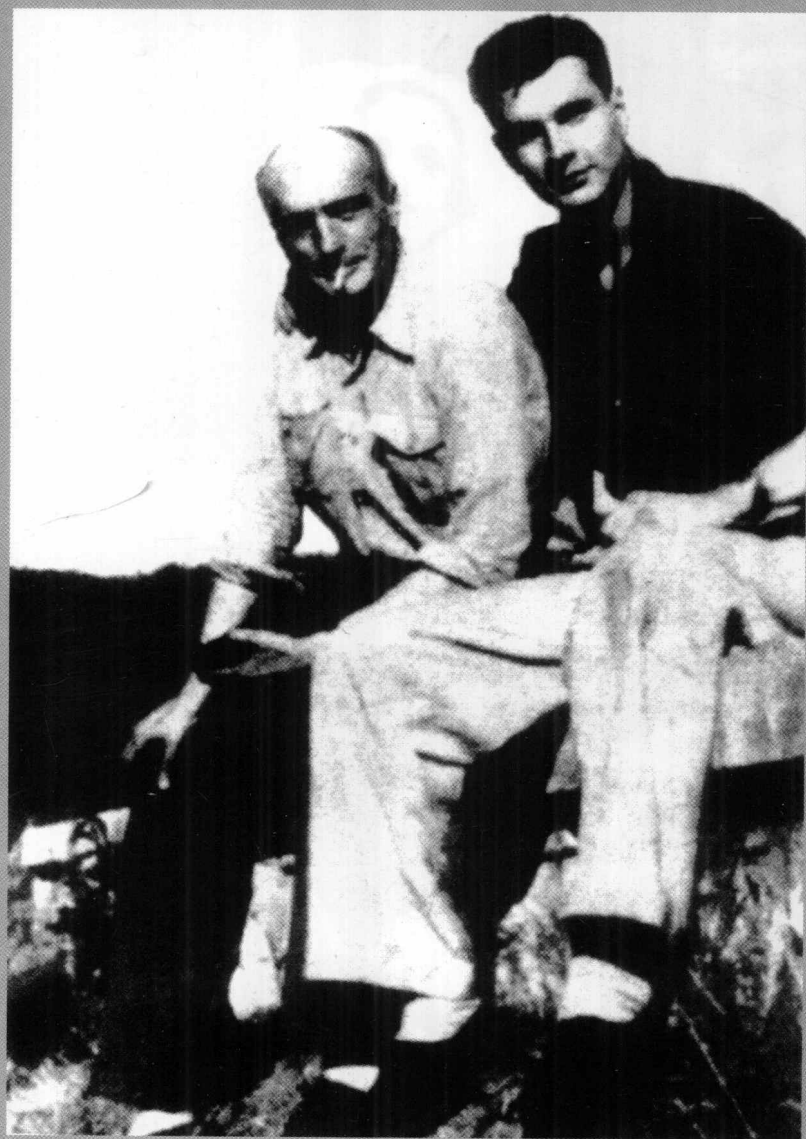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629-7

全套定价: 1390 元 单册定价: 27.80 元



年轻的希拉克和父亲在一起。



希拉克和新婚夫人。



1986年，希拉克夫妇与女儿在瑞士度假。1995年5月7日，雅克·希拉克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五位总统，任期7年。



希拉克与夫人、女儿和爱犬嬉戏。



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1997年5月17日抵达上海访问时，接见一名中国小记者。



希拉克的全家合影。



1996年10月22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参观耶路撒冷老城。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
第二章	学生时代	16
第三章	在政府机关	53
第四章	官场风云	74
第五章	崭露头角	113
第六章	真正的政治生涯开始	179
第七章	东山再起	239
第八章	登上总统宝座	343
第九章	重新启航	357
第十章	内政	372
第十一章	外交	387



第一章 童年时代

第一节 动乱的少年时代

在教区户籍簿上留下记载的第一个希拉克于1609年前后,出生于今日格罗斯—厦斯唐镇的库菲尼埃。其后代大多是一些农夫、瓦匠和木匠。

雅克·希拉克之所以不像其家族传统那样出生于科雷兹省,是因为他父亲阿贝尔·希拉克打破了这个至少长达3个世纪的家庭传统,走上了雷斯蒂涅亚克的道路,换言之,“上”了京城巴黎。这时,阿贝尔放弃其小学教员的职业,进了银行,准确地说,进了全国信贷银行。

对于阿贝尔来说,离乡背井是最好的成功之路,也是从其父亲路易的严厉和吹毛求疵的专制统治下脱身的良策。他不喜欢看到父亲发火,也不理解父亲的心事。路易·希拉克是一个活动分子,在布里夫—拉加亚尔德的费尔曼—米尔博学校当了15年校长,是本地激进社会党左翼的头面人物之一。退休以后,路易在《图卢兹电讯报》上定期撰写专栏文章,并同当地的天主教报纸,例如同那张



嘲笑他自相矛盾和“开蹩脚玩笑”的《小伙子报》1934年12月1日。展开过激烈的论战。

由于对父亲的“小小叛乱”，阿贝尔·希拉克青云直上了。当雅克·希拉克于1932年11月29日呱呱落地时，阿贝尔已经成为全国信贷银行中最有前途的职员之一。此时，他只是克莱蒙—费朗分行的一名雇员，但不久后却被任命为巴黎一家大办事处的主任，即大军街办事处主任。他同玛丽—路易丝是一对和睦相处的夫妻，犹如巴尔扎克笔下一对沉默寡言和吃苦耐劳的夫妇。但希拉克夫妇心灵上留下了一道创伤。他们的女儿雅克琳在10年前降生，但她只活了两年，就死于支气管—肺炎。

“我母亲精神上受过创伤，”雅克·希拉克叙述说，“我一直不明白，究竟是母亲不能再要孩子，还是母亲在雅克琳夭折后，不想再要孩子。尽管如此，我还是侥幸地来到了人世。”

当雅克降生这个“偶发事件”在巴黎植物园附近的乔弗鲁瓦—圣伊莱尔产科诊所发生时，世界正动荡不安，还在医治1929年大危机所造成的创伤。在西方各国，失业者排成长龙，原料价格暴跌，公司破产增多。此时此刻，悲观主义盛行，因而预言家们人才辈出。在雅克降生前一周，魏玛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当总理。希特勒未能组成联合政府，但他只是暂时不能得逞而已。

世界充满了危险。不过，即使雅克不是一位王子，他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至少是个公子哥儿。他还是一个独子。这样倒更好。尽管雅克自动承认早年是个“宠儿”，但宠爱他的不是那个平时在外地工作、态度死硬的父亲，而是他的母亲。

据雅克·希拉克所述，他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她不



时地去教堂做弥撒，有时也读长篇小说，但读后却从来不做任何评论。希拉克说：“她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照料父亲和我。她主要关心家里这套房间，每天都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由于我们所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她不得不亲手去做。”

作为一位无所不管的家庭主妇，玛丽—路易丝始终留心小雅克的心思，甚至留心他一时兴起的爱好。关于她的母爱，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对儿子关怀备至，悉心照料。小雅克放学回家后，总是发现厨房的饭桌上放着一根棒糖，糖纸已经剥开，这样做就不用他剥了。当儿子为了笔试复习功课时，做母亲的就要求来客们披上白大褂。“别让小雅克染上细菌。”她心安理得地解释道。

有时，过分的爱会使小雅克感到疲劳。也许他会怨恨这位使自己心满意足的母亲。但他毕竟爱她，爱得发狂。每逢她过生日时，他都要写上一首贺诗。小雅克在其被描写为“幸福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是否经历过早年的痛苦生活呢？无疑，他是经历过的。甚至这种痛苦生活像长着一副面孔，即他父亲的那张面孔。

首先，阿贝尔·希拉克先生除了家室之外，还过着一种风流放荡的生活。阿贝尔喜欢女人，所以身边常有许多女人陪着，雅克声称，他对此从来都一无所知。他也不能肯定他母亲是否像他那样一无所知。但在希拉克夫妇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令人痛心但又难以启齿的事情。小雅克对此肯定会有所预感。

其次，阿贝尔属于那种讲究礼节，要求严格，但生性粗暴的父亲，同其父亲路易·希拉克一模一样。阿贝尔不容许小雅克对其不满。但当儿子的是一个倔强的顽童，并且很快就变得傲慢起来，不爱低人一头，也是一个小强人。

小雅克对其父亲那种事业的成功、惊人的记忆力和魁梧的身躯



感到自豪。“从体质上来看，”雅克·希拉克今天说，“我父亲比我强得多。”

他在一部始终未下决心发表的自传《千源万流》中写道：“我们家的人，身材有点倾向于退化。我祖父身高两米左右。他身体非常结实，头发漂亮，嗓音洪亮，但他却叫我感到恐惧。在他跟前，大家都变得老老实实。只要他走进房间，我就溜之大吉。我父亲则身高1.94米左右。他自信比我高大，比我结实，对我占有很大的优势。我很爱父亲，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与其打上友谊的烙印，倒不如明确地打上等级的烙印。我的童年是在某种权威气氛的笼罩下度过的。我身高只有1.9米，所以，我认为可以断定，即使考虑到眼下时尚正在朝一个所谓更加‘被允许’的社会演变，我祖父也无可争辩地比我父亲更有权威，我父亲则比我更有权威。”

阿贝尔·希拉克主要是责备小雅克在学校里读书不大用功。他自己会整本整本地背诵韩波或中世纪诗人的诗篇。他的才华使小雅克感到惊奇。他厌烦地对儿子说：“你没有记性，因为你偷懒。”因此，当学校放假时，他十分关心小雅克，让儿子天天呆在家里，连着做几个钟点的功课。

圣费雷奥尔的细木匠雅克·沙斯塔内在孩提时代，曾同小雅克做过游戏。他证实说：“雅克的父亲不给他活动自由，强迫他整个下午都呆在家里复习功课。”女邻居马兰内特·帕斯卡尔证实说：“雅克经常遭到父亲的斥责。”

阿贝尔·希拉克极少用体罚小雅克的方式，来表现其当父亲的权威。“每当父亲骂我时，我都感到恐惧，”雅克·希拉克说，“我大概吃过他几次耳光，但现在都记不得了。反过来，我倒依然记得，有一次父亲想踢我的屁股，结果却撞到一把扶手椅上，撞得很疼。”



这里不要发生误解。父亲不接近儿子，不是不关心儿子，而是想要给儿子打上自己的烙印。晚上，阿贝尔快8时才下班到家，然后到厨房同家人们一起共进晚餐。吃完晚饭，他就到书柜里去找一本书来阅读。除了收藏古典文学名著以外，书柜里大多是《面具》丛书的侦探小说。他嘴上叼着一支烟，坐在桌子旁，给小雅克读书。先是读过帕尼奥尔的作品。后来，先后读过博德莱尔、雨果和罗曼的作品。

在阿贝尔读过的作品中，最早给小雅克造成文学冲击的则是朗·多热莱斯描写1914年战争的长篇小说《木十字架》。他在朗读时，顺便回忆起几个历史片断。“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雅克·希拉克说，“不用过分催促，他就会叙述当年亲人经历的战争。但他总是客观叙述，而且保持冷静的头脑。他非常腼腆，不会同别人无话不谈。”

那么，政治呢？希拉克一家在饭桌上是不谈政治的。因此，在政治上给小雅克启蒙的并不是阿贝尔。雅克·希拉克今天说：“他没有观念，甚至没有很高的文化知识，所以，他完全不过问政治。”但毫无疑问，阿贝尔的投票像人们当年所说的那样，投的是温和之票。他不喜欢左翼，但闭口不说。无疑，他不想同自己的老家——那样激进和那样紧跟社会党的科雷兹省搞得那样泾渭分明。

阿贝尔·希拉克是在1936年建立人民阵线时，才明确选择其政治阵营的。此时，路易·希拉克在布里夫—拉加亚尔德庆祝左翼在选举中的胜利，他却在巴黎坐立不安。他决定站到那些资产被国有化的人一边。在此期间，他原先任职的全国信贷银行已经变为全国工业贸易银行。他确实在工贸银行办事处里，同两位著名的富有的客户亨利·波泰和马赛尔·布洛克建立了关系，不过，那时的布洛



克尚未改名为达索。这是两位非凡的天才发明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发明了“闪电式”螺旋桨。作为竞争者、合伙人、朋友，他们正在使法国的航空工业发生变革。然而，他们变成了新政府的行动目标，即新政府决定对他们的工厂实行国有化。

1936年7月17日国民议会投票通过对军火工业实行国有化法律之后，航空部长皮埃尔·科特开始寻求一项友好协商的解决办法。他很快就仔仔细细地听取了亨利·波泰的意见。这位飞机制造商告诉科特部长，他接受赔偿建议，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马上付款。参看皮埃尔·阿劳利纳所著的《达索先生传》，巴朗出版社1983年版。一瞬间，事情就商定了，波泰获得了3100万法郎的赔款。

这是一个创举。是阿贝尔·希拉克给波泰出的好主意吗？不管怎样，反正波泰作为第一个同人民阵线和解的飞机制造商，收回了赌注。与此同时，有关法郎贬值的小道消息已经开始震撼巴黎交易所了。由于犹豫不决，马赛尔·布洛克的事情办得不好。在9月27日法郎贬值之后，布洛克只收回1700万法郎。

波泰和布洛克怎样使用手中的巨款呢？对于阿贝尔·希拉克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一个关键时刻。他既是这两位资产被国有化的人的银行家，又是他们的财政顾问，所以向他们提出了各种投资建议。布洛克买了各种各样的股票，波泰则向巴黎交易所或加拿大的不动产业进行投资。他们在克莱贝尔大街46号还共同买下一座办公大楼。

众所周之，法国实行国有化，使统治阶级少受损失，这种做法是独一无二的。在此情况下，实行国有化的结果是增加了波泰和布洛克的资产。

阿贝尔·希拉克提出的投资建议是那样明智，以致波泰建议由



他来担任自己的总经理。对此，他能拒不接受吗？

他突然变成了法国的工业大亨之一。从此，他的命运同波泰的命运息息相关。波泰这个褐皮肤、已经开始谢顶的矮个子主宰着法国的航空工业。对于波泰的无限权力，人民阵线未曾触动其一根毫毛。

科特部长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不得不利用那些资产被国有化的人的才能。在他推荐下，波泰担任北方航空公司总裁，布洛克担任西南航空公司总裁。北方公司和西南公司属于法国六大国家航空公司之列。他们俩拥有一些以高价为其新公司服务的研究机构和外加工企业。他们在议会里，被左翼和右翼指责为脚踩两只船。不过，他们两人中数布洛克受到的攻击最为严重，说他制造的飞机是“空中棺材”。1940年3月22日，参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主席亨利·诺第埃说：“假如可以因为波泰生产优质设备而原谅他，那么，布洛克虽生产劣质设备却赚了9700万法郎，也是可以原谅的。”从工业和工艺观点来看，好像波泰没有名誉扫地。

阿贝尔·希拉克很高兴当波泰的总经理，并且在这个新岗位上取得了成功，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航空工业于1945年重新起步时，丧失了良机。波泰不朝喷气式飞机的方向转产，铸下了大错。布洛克一达索则比波泰更敏感，在制造神秘飞机和幻影飞机中腾飞起来了。

关于波泰和布洛克进行的这场比赛，雅克·希拉克是这样简述的：“直到1940年，波泰这个大老板取得了一切成功；布洛克这个小老板或多或少遭到了挫折。只是在战胜之后，波泰栽了跟头，布洛克才变成了天才的达索。”

老希拉克从地位卑微的小学教员变为法国工业大亨，小雅克就



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布洛克一达索叙述说：“30年代末，我和妻子在维希疗养。一天，我们外出散步，来到一家咖啡馆，在露天茶座上同希拉克一家不期而遇。当大人们相互交谈重要事情时，阿贝尔正在同儿子一道观看车水马龙。小雅克告诉我：‘这辆小车是雪铁龙，那辆小车是雷诺’。他一辆也没有说错。可是，我想出了一个题目来考他。当时，我的那辆小车车身宽大，相当罕见，所以，我肯定他说不出车名。我便领着他，一直走到小车旁，不料他大声叫嚷起来：‘先生，这是格拉阿姆·佩格’。我承认，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接着，大家走进了一家玩具商店，我们把店里的东西抢购一空。”

希拉克一家是暴发户吗？不管怎样，他们爬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他们经常去拜访一些大老板。他们到饭店去吃饭。他们在家里使唤仆人。但老家科雷兹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都依然如故。比如，他们晚饭总是从浓汤开始，有时还以农民的方式，把一小杯红葡萄酒“掺进”浓汤。他们也像农村人那样推崇友谊。阿贝尔·希拉克喜欢助人为乐。例如，他可以加快雷诺车的交货日期，从而使圣费雷奥尔的居民从中得利。他借钱给人，但借出的比人家还回的要多得多。雅克·希拉克说：“我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不是财迷。他不会在口袋里给自己留3个苏。”奇怪的是，阿贝尔作为波泰的总经理，甚至同家人保持距离，并怀疑他们想要大发横财。他解释道，他不喜欢“惟利是图的商人”。

2



第二节 给大街命名的少年

希拉克一家为度周末，在伊斯尔—亚当附近的帕尔曼租用了一幢乡间别墅。1940年6月14日，在这幢别墅里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是年，小雅克恰好年满7岁。他在别墅的花园里，刚刚学会玩一种新游戏：扔刀子——自然，他扔的是厨房里的小刀。有一天，他往一棵树上扔去，不巧小刀子反弹回来，扎在他的脸中央。从此，他右眼旁落下了一个瘢痕。

电话筒里响起了马赛尔·布洛克—达索的声音，有些瓮声瓮气。

“玛丽—路易丝，该走了。德国人已经打过来了。”

“可是，阿贝尔还在同亨利·波泰访问加拿大。”

“没关系。我派人到帕尔曼去接您。您随身只须带一只手提箱。”

几秒钟后，又响起一阵电话铃声。是老朋友乔治·巴塞打来的。巴塞是一位参加过1914年战争的老战士。当年，他曾以陆军中尉的军阶，荣获过七八次嘉奖和英雄称号，凯旋归来。

“玛丽—路易丝，我过来接你。现在该动身了。”

“可是，布洛克—达索刚刚来过电话，说他来接我。”

“你搭第一辆车走。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于是，玛丽—路易丝给布洛克—达索打了个电话。布洛克—达索对她说：“您就按巴塞的要求办吧。”

巴塞先抵达帕尔曼。玛丽—路易丝同小雅克上了一辆雷诺车，车上已经挤满巴塞一家5口，以及他们家的行李。逃难开始了。